

秋尽江南

红旗厂纪事

朱嗣衡◎著

国企改革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是明哲保身？还是披荆斩棘？
这是一部高智商斗争的传奇之作！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秋尽江南

红旗厂纪事

朱嗣衡◎著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秋尽江南：红旗厂纪事 / 朱嗣衡著 .-- 北京：北京日报出版社，2018.9
ISBN 978-7-5477-3142-0

I . ①秋… II . ①朱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4527 号

秋尽江南：红旗厂纪事

出版发行：北京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-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：100005

电 话：发行部：(010) 65255876

总编室：(010) 65252135

印 刷：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28.5

字 数：435 千字

定 价：72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内容提要

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，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。书中描写以厂长兼党委书记郁剑父子为代表的两代人，团结全厂广大员工，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主力军作用，披荆斩棘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坚持走多元化股份制改道路，终于迎来企业的春天。

这个故事集中反映了国企改革的艰巨性、复杂性和长期性。

自序

秋天过去，春天就来了。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，国有企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，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。我国从单一的公有制为主的经济模式，向多元化经济模式方向发展。千舟竞发，百舸争流，大家都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过程中，国有企业的机制没有乡镇企业灵活，也没有外资企业技术、资金雄厚，更不可能享受一些国家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，所以，国有企业与其他类型的企业，不在一条起跑线上。面对其他经济模式的合围之势，一时间，国有企业进入了肃杀的秋天。要走出困境，坚持改革开放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、建立多元化股份制企业成了必然的选择，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。我们看到，一个国有企业，就是一个小社会，员工的吃喝拉撒，生老病死，孩子读书，计划生育……无所不包。它贯通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涉及到党和国家的诸多方针政策。红旗厂的变革，直接反映了社会的变化，是时代前进的缩影。

我从20世纪70年代起，离开了教师队伍，进入了像红旗厂这样的单位。一待就是三十年，继续从事职工教育工作，目睹了企业改革的前进步伐，接触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。我了解到企业产品单一，结构老化，劳动生产率低下，大锅饭现象严重，工艺技术落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。企业进入了非改不可的境地。如何改？本书描写了以郁剑父子为代表的一批企业改革的探求者、拓荒者，他们带领全厂广大职工，充分发挥工人阶级，在企业改

革中的主力军作用。他们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失败和挫折带来的痛苦。他们要和形形色色的保守思想、习惯势力、贪腐现象作斗争。对发生在我周围的这些感人的故事，印象深刻，挥之不去，把这些故事记下来，成了我最初创作的动机。写好工厂的变迁，如实地记录下时代前进的步伐，成了我的创作追求。

文章开了头以后，我并无把它写成鸿篇巨制的打算，只是觉得绝非三言两语就能收笔。考虑再三，我索性沿着企业改革的历程，主人公的人生轨迹，如实地写出他们的喜、怒、哀、乐，理想和追求。写出那些剪不断，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以及一个个鲜活的故事。历时四五个春秋，反复修改，数易其稿。终于完成了这部几十万字的小说。国有企业的改革，是一条漫漫的长征路，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红旗厂走过的艰难历程，有清风明月和厂外日夜川流不息的古运河可以作证。

这部书，取名秋尽江南，预示着国有企业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阵痛和改革以后，秋去春来，繁花似锦。故事发生的起讫时间都在秋天，地点在“秋尽江南草未凋”的扬州。书中人物众多，很多人都是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同事。我熟悉他们，怀念他们，我为他们的坦荡胸怀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折服，为那些披荆斩棘，一往无前的改革者们喝彩。

本书所描写的，仅仅是国有企业改革大潮中的一个片段，一个浪花，不足之处，在所难免。书成之后，经多次修改，特别在二〇一七年，又认真修改了一次。在成书过程中，得到了亲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。特此表示感谢。

作者 朱嗣衡

二〇〇三年 于扬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解弦更张	1
第二章	多事之秋	56
第三章	鹿死谁手	109
第四章	暗流涌动	160
第五章	内忧外患	216
第六章	狼狽为奸	270
第七章	风云再起	327
第八章	尘埃落定	388

第一章 解弦更张

月近中秋。帆樯林立，百舸争流的古运河穿城而过的秋江市。经委大会议室里，参加会议的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，济济一堂。市里分管工业的郭敬业副市长西装革履，正在作会议总结发言：“我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红旗机械厂的问题，郁剑同志，你们是生产汽车电机的千人以上规模的大厂，在市里有一定影响。是不是请你们认真考虑一下，今年你们厂要走出困境，扭转亏损的局面，除了思想要进一步解放，胆子是不是也要放大？为什么红旗厂不能像别的厂一样，进开发区建新厂？对开发区支持不支持，这关系到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态度、思想、立场问题。组织部门也要把在这一方面的表现，作为考察干部的依据之一。当然，你们也说了你们的一大堆暂时不进的理由，不管怎么说，要顾全大局嘛……”会议结束后，郭副市长，当着机械局张局长的面，还特地把郁剑和厂里的财务科长曾明莉进行个别谈话，并要他们回去慎重考虑进不进开发区的问题，并迅速将研究结果报市、局。

军人出身，身材魁梧的郁剑被大会点名批评，两道浓眉紧锁，很不开心，他觉得这位市领导不够实事求是，没有考虑到红旗厂的实际情况。他想在郭敬业面前为厂里的决定争辩几句，却被当时在场的机械局长张凯拦住了。张凯，中等身材，五十出头，军人出身。他深知郁剑为人耿直，怕他当面顶撞了郭敬业，让郭副市长下不了台，连忙说：“郭市长，红旗厂进开发区的事，老郁讲他们暂时确实有一定难度，今天不进厂不代表明天也不进厂。他们已经和我说了，争取创造条件早点进去……”郭敬业平时对郁剑的

为人早有耳闻，知道他工作有一定的能力，军人出身，脾气耿直，是个宁断不弯的汉子。郭敬业没有逼郁剑当场表态进开发区，为自己留了余地，说：“好吧，你们就抓紧时间研究，报个计划上来，争取早点进去……”如果在他面前的下级，不是郁剑而是别人，情况可能又是一回事了。

郁剑和张凯从会场上出来，边走边谈。张凯对郁剑说：“老伙计，我真怕你在会议上和郭副市长顶起牛来，让人家下不了台。”郁剑说：“张局长，你在部队就是我的老上级，说什么也得实事求是。我清楚，进开发区是大趋势，但是现在不能进。我给你算一本账，建一个分厂要五千万的投资，这笔钱哪儿来？国有企业过去的利润全部上缴给国家了，要进开发区只有找银行贷款，银行的年息高达百分之二十，这么高的息，如果没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做后盾，根本无力偿还。再说，手中没有新项目，进开发区是搞重复建设。我的老首长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即使厂长不当，我也不能仅仅是为了撑门面进开发区。你真要把我免了职，我给你磕三个响头，请你下馆子吃火锅。”

张凯笑了起来说：“怎么，想当逃兵？我比你年纪还大七八岁呢。我还没想退，你就想退了？老伙计，企业暂时亏损并不可怕，关键是不要失去信心。要团结全厂职工，横下一条心，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”

郁剑苦笑了笑说：“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不过，你看这格局多难，明明不可为之，非强以为之。你说，这一把手当得多难啊，许多精力都花无用功上了。”

张凯说：“是不好当，好当还要你我干什么？我看还是实事求是，上面再有什么说法，我帮你顶着。”

郁剑笑了笑说：“那又为难你了。”

没两天，郭敬业打电话来局里，查点红旗厂进开发区的事。张凯怕电话里说不清楚，特地赶到郭副市长办公室，讲了一通红旗厂建新厂的困难，郭敬业也不好再坚持，只是板着脸，冷淡地对张凯说：“郁剑过去可不是这样子，过去对上级的指示，他从不打折扣；现在变了，有时不听招呼。组织部寇官对我说，据他们了解，郁剑在厂里家长式作风比较严重。我看，以后可以考虑更合适的年轻人来当一把手。”

张凯说：“郭市长，现在选一个称职的基层一把手，很不容易。像红旗厂这样的亏损企业，谁又想去呢？风险太大。一般坐机关的干部，很少有人想到基层去。再说，体制又不一样，在机关是公务员待遇，旱涝保收、吃皇粮，退休有保障。他们一调下去，公务员待遇就没有了。如果去的企业效益好还罢了，效益不好，将来退休的退休金都要比机关差一大截。再说，在机关坐得时间长了，下去当一把手也不一定就适应，弄不好会搞得更差。到那时，还会多出一批上访的人，向你要饭吃，这不是找事嘛。我看郁剑暂时不能动，等以后有合适人选再说吧。”

郭敬业“嗯”了一声说：“上面派不出合适的干部，可以从厂里提年青的上来嘛。上次我去红旗厂，看到那个叫蓝寿康的副厂长，挺不错的嘛。我听他汇报工作，头脑活、思路清晰、表达能力也不差，将来可以考虑嘛。”

张凯说：“蓝寿康还嫩了点，能不能独当一面，还要再磨练一阵子，看看再说吧。”张凯总算在郭敬业面前，替郁剑讲了话。张凯心里明白，像红旗机械厂这样有几十年历史、两千多员工的大厂，是市里的利税大户。没有一个能干的人坐镇，是不行的。如果轻易换人，将情况搞糟了，就是给自己找罪受。现在郁剑在红旗厂坐镇，官不睬，民不扰，安安稳稳，何乐不为？

当张凯再次打电话询问郁剑，关于红旗厂进不进开发区的事时，郁剑坚定地说：“不进。”

张凯在电话里问：“这是你个人的意见，还是整个领导班子的意见？我这两天听到不同的反映，有人到局里来说，应该进开发区建新厂，说你们厂的新产品，技术含量比较高，附加值也高，完全可以进。而你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郁剑两道浓眉一扬，严肃地说：“这个问题是经过集体讨论的，会上没有不同意见。有会议记录可查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搞小动作，两面三刀。至于说新产品，科技含量是比较高，但目前还在试制阶段，麻雀在天上飞，不能当一碗肉。”

郁剑放下电话，感到纳闷，是谁两面三刀，上去讨好了？他点了根烟，陷入沉思，这两千多人的厂太复杂。

人到中年，中等身材，小平头，技术上的多面手，声若洪钟的车间主任刘大炮，来电镀班巡视。见几个工人正在冲洗刚出电镀槽的工件，他数了数人头，发现少了两三个人。他问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女工：“张师傅，还有几个人呢？”张师傅向他笑笑，神秘地指了指电镀控制室。刘大炮会意，悄悄地走近那间车间旁的小屋子，听到里面有人讲话。他猛地将门一推，门关着。他“砰砰”地敲了两下，大声喊“开门”。只听里面一阵骚动，过了会儿，门才开，见三个小伙子惶恐地站在里面。他大声地问：“你们躲在里面干什么？”

一个个都不敢吭声。他手一伸，在一个小伙子口袋里摸出一把扑克牌来。他火了，眼一瞪骂起来：“你们这些活猢猻在里面打牌，班不上？今天我饶不了你们。每人旷工半天，罚款50元，从工资里扣。明天每人送一张检查书到车间里面来。”这三个小伙子吓得低着头，听主任妈妈奶奶地骂。忽然，他们听到门外“哐当”一声。大炮意识到糟了，跑出来一看，只见两个临时工——一个姓曹，一个姓沈，将一坛硫酸泼了一地。原来抬硫酸时，老曹绊了一跤，他没有穿防酸胶靴，腿上脚上都溅了酸，裤子鞋子立即烧焦了，那姓沈的躲得快，身上也溅了一些。刘大炮立即冲进车间，拿出水管，向着老曹下半身冲起来。同时他向惊呆了的小伙子们喊道：“你们是死人啊，还不快去叫厂医，叫救护车，送他们上医院。”经他这一骂，三个小伙子才回过神来，分头跑过去喊人。

一时间，厂里通向电镀间的路上，急忙忙跑来许多人。绰号叫万人嫌的青工戴强，正好从这儿路过。他跑过来一把托住老曹，一边向另外的几个工人喊：“快，再来一根水管冲……”

厂里离城区较远，只有绰号叫包熊的驾驶员和他平时开的双排座轻卡在厂里。几个人七手八脚将老曹抬上车，刘大炮和厂医扶着他，戴强就坐在包熊旁边。车开出厂，戴强一个劲地喊：“快、快开。”偏偏这两天包熊害眼睛，车开不快。小戴急了说：“你过来，让我开。”

厂医刘医师在后面喊起来：“不行，小戴你没有驾照，不能开。”

戴强说：“我有实习照，我能开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”

包熊说：“不行。”

戴强说：“行。”

包熊说：“刘主任，你说要我让我就让。你是领导，我听你的。”

刘大炮说：“万人嫌你有把握吗？不要把我们送到医院里去。”

戴强说：“不会，他开得太慢了。”

刘大炮在后排发出指令：“好，你让他开。”

小戴接过方向盘，油门一踩，汽车便飞了起来，少说也有80迈以上。汽车进城后，他居然连闯两个红灯。警察开着摩托一直追到医院，看着他们将伤员送进抢救室以后，才把严重违章的小戴带走。

在机械局参加落实市经委会议精神的郁剑和曾明莉，接到厂里出事的电话，赶到医院时。工会主席陈鹏举，保卫科长李业勤都来了。

由于刘大炮抢救及时，老曹一条腿二度烧伤，一条腿轻度烧伤，小沈只是将衣服烧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洞。

郁剑来了以后，先看了伤员，又听了汇报，不满地说：“老刘，怎么搞的？硫酸怎么能让没有穿防护服的人抬呢？严重违反操作规程。”

刘大炮说：“我早就和班长不知讲了多少遍了，他就是不听，这一次一定要严肃处理，包括我在内，我愿打愿罚。”

郁剑听说戴强因为救人心切，开快车闯了红灯，被交警带走了，对李业勤说：“你去交警队，代表厂里找一下交警队的领导，讲清情况，争取把小戴先保释回来，我们认罚就是了。”

身材修长，皮肤白净，瓜子脸，丹凤眼，一脸秀气的曾明莉说：“也不能全怪小戴，他也是好心。”

郁剑生气地说：“要是再出个交通事故，问题就更大了。”

天快黑了，事故分析会在厂会议室召开。厂领导和各车间的部门负责人都来了，会议气氛凝重。刘大炮简单介绍了事故的经过，作了自我批评，并说要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，请求处分。

主管安技工作的生产副厂长秦振元，四方脸，浓眉大眼，年已半百：“这次事故问题严重，令人痛心。安技工作是我分管的，我有领导责任。我自己认罚三个月奖金，金工车间也要实行安全责任一票否决制，扣发全车

间的当月管理奖和安全生产奖……”主管营销的副厂长蓝寿康，人长得又瘦又高，背却有点驼，严肃地说：“我看问题不在于事后如何罚，而在于事先预防。我们不能搞‘太平间里搭脉’，再联系到厂里亏损状况，我看厂里管理漏洞不少。这次事故的发生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不是我当众提厂长的意见，我看郁厂长手条子太软。对这次事故的有关负责人，该下的下，该罚的罚，不能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。我建议以改革的精神，来对待这件事。”他抓住时机，借题发挥，向郁剑发难了。

戴眼镜，工农兵大学生出身，分管技术的副厂长吴瑕说：“我看这些临时工都辞退算了，他们没有经过上岗培训，而且厂里已经发生过几起未遂事件。今天发生这样的事，是意料之中。说不定哪一天，这些人还会酿成更大的事故。”

曾明莉说：“不是因为我是财务部门的人，开口喜欢谈钱。据我所知，我厂单临时工就用了一百多人，每人平均每月工资 500 元，一年开支就大几十万，如果真的辞退了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厂里止亏，我们也少在会上挨上面批评。”

刘大炮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提到临时工我说两句。在我印象中，临时工上级下文已清理几次了。可是，清了一次，比原来的还多。我大致了解了一下，这些临时工之所以难清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背景，有人写条子，还有的是大家喊的厂里的‘皇亲国戚’。蓝厂长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专门针对你的。”蓝寿康向他点了点头。刘大炮继续说：“就以蓝厂长的这位舅大爷来说，在车间里比正式工还老。上班有时下棋、打扑克，大家平时都看在蓝厂长面上不好意思说。今天大家既说到临时工了，我就说几句得罪人的话。我想厂领导的水平都比我高，今后不会给我小脚鞋穿。”

蓝寿康当即表示说：“大炮放心，谈问题对事不对人。我在这儿表个态，不管是谁，今后发现我有打击报复行为，我愿受党纪国法处理。”他讲得很激动，唾沫星子横飞。

个子高高，西装革履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过早秃顶的分管行政副厂长薛浪花，清了清嗓子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关于临时工的问题，我认为不能一刀切，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应该承认，厂里有些临时工是一些关系户介绍

来的。例如工商、税务、城建、公安。他们都是实权单位，也可以说是企业大大小小的“婆婆”，还一个都不能得罪。有些部门，只要他对你不满意，给你出个难题，你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钱，跑多少冤枉路。辞一个临时工，就恼了一个人，甚至一个单位。厂里要算算这本账，到底划不划算？许大江同志你是企管科长，你说呢？”

人称秀才，长得清瘦，三十多岁，戴眼镜的许大江，推了推鼻子上向下滑的眼镜说：“我同意刚才曾明莉的说法。清退临时工，是我厂扭亏为盈的重要举措之一。目前我厂除了银行利息负担过重，产品结构也不尽合理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不高之外，人浮于事，劳务成本过高，是亏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我们企管科算了一本账，我厂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同行业先进单位的百分之五十五，差距相当大。看来精减临时工这事不能再犹豫了，建议领导考虑，用蓝厂长说的话，要以改革的精神，只争朝夕，当机立断。”

黄江贵，中等身材、面容清瘦，四十来岁，空军军官出身的党委副书记说：“老薛，照你这么说，厂里临时工不能辞了？”

吴瑕大声说：“工厂不是慈善机关，不是养闲人的地方。”

薛浪花说：“我不是说不能辞，是要区别对待，留有余地。”

郁剑扬了扬两道浓眉，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，摁息了手上的烟，严肃地说：“这个余地不能留，留一个就可以留二、留三，最后还是清不掉，甚至会比原来还多。这件事我看大家讲得不少了，不能商量。张科长你们人事科能不能在一个星期内，将所有临时工清完？”

矮胖子，表面上一团和气的科长张逸道，面有难色地摸了摸头说：“厂长，时间太仓促了，放宽一些吧，再说……”

郁剑打断了他的话头说：“一个不留。刚才蓝厂长已经表态了，我想厂内没有谁能打这个‘坝’。具体问题会后谈。关于今天出的事故，我感到痛心，责任重大，各车间、部门都要从中吸取教训。安技部门要尽快写出报告，依法提出处理意见，及时上报。要实事求是，通到谁的责任谁承担，首先是我。”

张逸道突然插嘴问：“郁厂长，这次清理包括今天住院的老曹吗？”

郁剑一愣，张逸道既在请示，也是在给他出题目。他凝了一下神说：

“包括。等他出院后，依照国家的有关工伤的处理规定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”

张逸道又问：“这一百多人都清理了，空下的这些岗位，谁来顶？”

郁剑说：“原则是各车间部门自行解决，凡通过各种关系，从一线下来的人，一律回去。如果一时解决不了，各车间支部书记、车间主任、工段长、管理人员上去顶。顶到哪一天，他们将人调整好了，他们就下来。我要强调一点，厂里的工作是指令，不是开政治协商会，没有特殊情况不能随便照顾。大炮你们现在是临时工干、合同工慢、正式工懒。今天要不是几个小伙子，躲在控制室打牌，也不至于出这个事故，问题也不至于暴露得这么彻底。这里同样充满了辩证法……”

会开得很迟才散，一个个早就肚子饿得咕咕叫了，大家都忙着往家跑。

蓝寿康被刘大炮轰了一炮，窝了一肚子火，很不开心。只是当他想到妻子蒋美娟，在外贸公司当业务经理的远房亲戚展望，今天送了他那份厚礼时，心情才好了许多。当时双方谈成，展望的外贸公司代理费用，比其他外贸公司低百分之三，还答应厂里每出一个集装箱，返还给蓝寿康本人1000元。他粗算了一下，一年至少也有四五万元的进项。这才是真正的生财之道。比起舅大爷回家的事，那就成了区区小事了。

事后他对其他厂领导说，又找了一家代理公司，代理本厂产品的出口业务，费用降低百分之三，其他领导听了，都说他会为厂里精打细算。蓝寿康心里乐滋滋的，这才叫里外双收呢。

蓝寿康的舅大爷蒋富培，下班后来到姐姐蒋美娟家，想请姐夫帮忙，保住红旗厂的饭碗。蒋美娟看着衣冠不整、头发长长的弟弟说：“你烦什么神？什么时候把你清返回家的？上几次不都清退了，你还不是照做你的工作？我说你也该学会照顾好自己，你看你这头发，这衣服，就这德行，把我脸都丢了。”

蒋富培苦着脸说：“姐，这次不一样，听说姐夫在会上为我的事，挨了刘大炮的轰。人事科已通知所有临时工，限三天内清还厂里的工具和一应物

资。五天内到财务科，算工资走人。姐，你说怎么办？真那样，我就惨了。”

蒋美娟对她弟说：“这个刘大炮，真是个刺儿头，将来有他好果子吃。你急什么？等你姐夫回来，问他怎么办？你别走了，就在这儿吃晚饭。”蒋富培只好等姐夫下班。

天黑了，门铃响了，蓝寿康进门后，见舅大爷在家，脸色立即就不对了。蒋富培迎上去喊：“姐夫。”蓝寿康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将手上的包往沙发上一扔，自己到厨房里去倒水喝。

不一会儿，蒋美娟、蒋富培将饭菜端上桌，连孩子蓝岚四个人一人坐一边。吃饭时只听儿子一个劲地说，今天班上谁和谁被老师叫去重抄作业；谁和谁打架了……蓝寿康听得心烦，喝住儿子说：“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懂不懂？”儿子一看老爸脸色不对，做了个鬼脸，便埋头吃饭。

蒋美娟对丈夫说：“哎，你们厂清临时工，搞一刀切啊？”

蓝寿康“嗯”了一声，继续吃饭。

蒋美娟说：“富培也被清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蓝寿康还是“嗯”了一声，不说话。

蒋美娟急了说：“你怎么搞的，我问你怎么办？你怎么不吭声？”

蓝寿康说：“我能怎么办？我又不是一把手。下也只好下，全厂都下了他能不下？”

蒋美娟说：“你和郁厂长说说，变通一下嘛。”

蓝寿康有些沉不住气了，说：“怎么个变通法？这要问他自己，他上班喝酒、打牌、溜号，有工人当面喊他国舅，把我的脸都丢尽，让我和谁说去？他要争气，上次早就将他转成合同制工人了。”他越说越生气，唾沫横飞。他的舅大爷苦着脸，头都不敢抬。

蒋美娟说：“这就没办法了？好、好，我今天不求你，我去找别人，看我能不能解决问题？”

蓝寿康说：“反正我不会再出面了，随你找谁去，我不管。”

晚饭后，不欢而散。

第二天，蒋美娟对着镜子，精心打扮了一番，花丝巾，绿花呢套装，黑

皮鞋擦得雪亮，背上一个小包，她在镜子里又看了看，看到丰满的脸上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依然不失少妇的风采。她才满意地走出家门，来到市第二实验小学，去找郁剑的妻子，在这儿当老师的谢秀明。

谢秀明比郁剑小两岁。今年四十八，中等身材、微微有点胖、穿一身深灰色的西装，斯斯文文、宽厚慈祥，一个典型的教育工作者模样。

蒋美娟走进学校，刚好下课，学校里到处是活蹦乱跳的孩子，他们相互追逐着、嬉戏着，有的女孩子跳牛筋，踢毽子，还有几个小男孩趴在地上攒画片……校园里一片嘈杂声。蒋美娟从孩子们中间穿过，问了一个系红领巾、膀臂上有两道红杠的十一二岁的女学生。这个孩子礼貌地对她说：“阿姨，我知道谢老师在什么地方，我带你去。”在这个少先队员的带领下，她终于在一间教室里，找到正在和学生谈话的谢秀明。

谢秀明和蒋美娟见过几面，彼此并无深交。谢秀明见蒋娟来找她，多少感到点意外。谢秀明热情地和蒋美娟握手，并和她一道下楼去她的办公室。

蒋美娟问谢秀明说：“谢大姐，你马上有课吗？”

谢秀明说：“刚好下一堂没课。”说着给她沏了茶。

蒋美娟坐下后，看到周围有许多人，似有不太方便讲话的样子。这时上课铃响了，学校安静了下来，老师们纷纷走出办公室，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们两人。

谢秀明打量了一下蒋美娟，见她身着淡绿色的呢套装，高跟鞋，尽管华贵，只是那条大花丝巾有点俗气。再看她嘴唇薄薄的，吊眼梢，俗话说，十个吊眼梢的女人九个比较厉害，此人不凡。和她打交道得留点神。谢秀明客气地问：“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

蒋美娟笑着说：“谢大姐，今天我上门想多个事，想吃你家的喜酒。”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张年轻姑娘的彩照，递到谢秀明面前说：“听说你家郁瑞祥至今还未找到对象。你看，这个姑娘怎么样？去年大学毕业，她父亲是市委副秘书长，她叫黄莺，就是两个黄鹂鸣翠柳的‘黄莺’。如果你们家想谈，我就要坐十八个脸朝南了。”

谢秀明笑笑，拿过照片一看，照片上的姑娘拍的就像《大众电影》里的影星，涂脂抹粉，猩红的唇膏，纹了眉，还戴一顶十分新潮的小帽，身上穿